

《苏联文艺》丛书



最佳的爱情

〔俄〕蒲宁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联文艺》丛书

米 佳 的 爱 情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И · А · БУНИН
МИТИНА ЛЮБОВЬ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6

责任编辑 邵全正

米佳的爱情

〔俄〕蒲 宁

郑海凌 译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4.5印张 90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 10215·42 定价: 0.35元

前 言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 是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著名诗人、小说家,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一代作家的重要代表。十月革命后, 蒲宁流亡法国, 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1953年死于巴黎。

蒲宁于1870年生于俄国沃罗涅什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奥尔洛夫省叶列茨县的世袭领地里度过的。蒲宁于1881年入叶列茨县贵族中学读书, 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辍学。后来, 为了谋生, 蒲宁曾在奥廖尔、波尔塔瓦、乌克兰等地流浪, 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蒲宁最初以诗人身份登上俄国文坛,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转而从事小说创作。后来蒲宁接近高尔基领导的民主作家团体《知识社》, 成为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的民主作家中的一员。

十月革命前的十几年间, 蒲宁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中、短篇小说, 如中篇小说《乡村》、短篇小说《梦》、《宝地》、《旧金山来的绅士》等, 真实地描写了俄国农村的黑暗、野蛮、愚昧, 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痛苦生活, 对农民的命运表示同情。蒲宁这个时期的作品, 继承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对当时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俄国一些重要作家如契诃夫、高尔基等人对蒲宁这个时期的作品评价较高。高尔基一方面看到蒲宁的社会视野中的贵族的某些偏见, 另一方面对蒲宁的才

华给予肯定和赞扬，把蒲宁的名字列入俄罗斯文学巨匠之列，并且建议青年作家向蒲宁学习。高尔基于1916年给蒲宁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可知道，发表您的诗歌和您的散文对《编年史》和我都是一桩喜事。这不是一句空话。我爱您，请别见笑。我喜欢您写的东西，想到您，谈论您。在我这纷扰困顿的生涯中您也许是，甚至肯定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代第一位诗人。”

1904年，蒲宁在高尔基主持的《知识》集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梦》和《宝地》（发表时两篇用同一个标题《黑土地》），这是蒲宁早期作品中的两个优秀短篇小说。《梦》描写的是昏暗的三等车厢里，几个模糊的灰色身影低声谈论新旧事物，通过庄稼汉讲的一个荒诞的故事，预示俄国将发生“了不得的大事”。《宝地》描绘了“黑土一尺厚”的俄罗斯“宝地”上一片荒凉败落的景象，通过车夫之口道出了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和他们对一场风暴的预感，同时流露了作者对正在灭亡的贵族之家的一腔惋惜之情。这两篇小说发表后，受到契诃夫、高尔基、柯罗连科的赞赏。契诃夫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这篇小说是“辉煌的短篇小说”。

然而，蒲宁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贵族阶级思想，终于使他堕落到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当十月革命的风暴来临时，蒲宁感到惊恐和仇恨。1918年5月，蒲宁从莫斯科逃到当时尚在白匪军控制下的俄国南方。翌年，他开始在敖德萨的白俄刊物上发表反对革命的文章。1920年1月26日，红军部队攻入敖德萨，蒲宁就在当天登上法国轮船逃离俄国，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流亡生活。

蒲宁流亡后的作品多半描写爱情。他笔下的所谓真正的

爱情,往往因为不能见容于庸俗的现实而以暴死或自杀结束。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和《叶拉金少尉案件》是蒲宁后期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米佳的爱情》描写纯洁、单纯的贵族青年米佳受到心爱的姑娘的欺骗,失恋后自杀身死。作者采用传统手法,描写大自然的无穷变化,以衬托主人公隐秘内心的爱情生活。他刻意描写了自然景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写得细致、精确、具体,不落俗套,颇具匠心,显示出他十分突出的创作个性。《叶拉金少尉案件》通过禁卫军骠骑兵团少尉叶拉金和女演员索斯诺夫斯卡娅的爱情悲剧,抨击了罪恶的沙皇制度,对主人公予以深深的同情。这两个中篇小说情调低沉,充满悲观、绝望和幻灭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逃离祖国后的忧郁、悲凉、惆怅情绪,同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下俄国的残酷社会现实,仍不失为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王汶、刘寰宇等同志的热情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米佳的爱情.....	1
叶拉金少尉案件.....	74
梦.....	120
宝地.....	128

米佳的爱情

一

米佳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是三月九日。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上午十一点多钟，他同卡嘉沿特维尔林荫道走去。寒冬骤然向春天让步，而太阳已有点儿灼人了。仿佛百灵鸟当真飞来了，带来了温暖与欢乐。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到处都在解冻，屋檐下滴嗒着水滴。打扫院子的人，有的在凿人行道上的冰，有的在清除粘在屋顶上的积雪，到处人声喧闹，生气勃勃。高空里的云彩渐渐散开，化为缕缕白烟，与湿润湛蓝的天空融为一体。远处，怡然沉思的普希金^①高高地耸立着，耶稣受难修道院闪烁着绚烂的金光。然而，所有这一切，与卡嘉相比，都黯然失色了，——这一天，她异常美丽，从头到脚显得那样天真烂漫，亲亲热热，不时带着稚气的轻信挽起米佳的胳膊，从下面瞥视着他的脸。此刻，他甚至幸福得有点高傲起来，迈着大步，使她几乎跟不上。

① 指莫斯科中心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铜像。

走近普希金铜像的时候，她出其不意地说道：

“你怪可笑的，你笑起来咧着大嘴，象个可爱的孩子似的羞羞答答。请你别生气，我就爱你这样的微笑，而且还有你那双拜占庭式的眼睛……”

米佳竭力忍住笑，抑制着内心的满足和轻微的委屈，望着现在已经高高地耸立在他们面前的纪念铜像，友好地答道：

“要说孩子气，似乎咱们俩在这方面彼此也差不多。我长得象拜占庭人，就跟你长得象中国女皇一样。你对那些拜占庭、文艺复兴什么的简直入迷了……我真不理解你的母亲！”

“怎么，倘若你是她的话，会把我锁进闺房吗？”卡嘉问道。

“不锁进闺房，——干脆不让所有这一切所谓艺术家的浪漫生活，所有这些画室、音乐学院和戏剧学校的未来明星们进我家的门。”米佳回答说，仍然竭力保持平静和满不在乎的友好表情。“你不是亲口对我说过嘛，布科维茨基请过你到斯特列尔娜大街去吃晚饭，叶戈罗夫要给你塑一尊裸体像，塑成一个即将消逝的海浪的模样，不消说，这种荣誉一定能叫你受宠若惊啊。”

“反正，甚至为了你，我也不能放弃艺术”，卡嘉说。“也许，我就是你常说的那种下贱的女人，”她说，虽然米佳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种话。“也许，我是个堕落的女人，可是请你就接受原样的我吧。我们不要争吵了，请你哪怕这会儿，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别嫉妒我啦！你怎么不明白？——在我眼里，你毕竟比别人都强，你是我唯一的。”她压低声音，执拗地问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付迷

人的姿态，盯着他的眼睛。接着，她若有所思地慢悠悠地朗诵道：

我们之间已有默契，
心里已将戒指交换……

这最后一句话，这些诗句，已经深深地刺痛米佳的心。本来，这一天甚至有许多事情可以引起他的不愉快和痛苦。关于孩子气的羞羞答答的那个玩笑令人不愉快，因为卡嘉已经不是头一次跟他开这种玩笑了，而且这种玩笑决非偶然的，——卡嘉常常显示自己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比他成熟，时常（情不自禁地，也就是十分自然地）炫耀自己胜过他。于是，他便痛苦地认为，这是她在某种隐秘的不端行为方面饱经世故的征候。“毕竟”一词（“在我眼里，你毕竟比别人都强”），还有她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压低嗓门，也都令人不愉快。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这些诗句和她那装腔作势的朗诵。然而，在三月九日这幸福的一天，正如他后来常常感觉到的，他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这些诗句和装腔作势的朗诵——恰好最容易叫他联想起使他失去卡嘉，并且尖锐地激起他的仇恨和嫉妒心的那伙人的事情，——他居然比较轻松地忍受住了。

这天，卡嘉在庫茲涅茨基桥附近的齐麦尔曼商店买了几本斯科里亚宾^①的琴谱。归途中，她顺便谈起米佳的妈妈，她笑嘻嘻地说道：

“你简直想象不出，我以前多么怕她！”

不知为什么，在他们相爱以来的全部时间里，还一次也

① 斯科里亚宾（1872—1915）俄国当时著名作曲家，钢琴师。

没有谈到过未来，没有谈到过他们的爱情将是怎样的结局。现在卡嘉谈起了他的妈妈，谈得那样泰然自若，似乎他的妈妈做她未来的婆婆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

后来的一切仿佛依然如故。米佳送卡嘉到艺术剧院的戏剧学校去，陪她去听音乐会，出席文学晚会，或者坐在基斯洛夫卡大街她的家里，一直坐到后半夜两点钟，享受着她的母亲给予她的古怪的自由。她的母亲是个一天到晚抽烟，一天到晚擦胭脂的红头发太太，是个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女人（早已同另立家室的丈夫分居）。卡嘉也常常跑到莫尔恰诺夫卡大街的大学生宿舍里去找米佳。他们的约会跟先前一样，差不多自始至终在如醉似痴的接吻的销魂状态中度过。可是，米佳总是感觉到有某种可怕的东西骤然自天而降，觉得发生了某种变化，卡嘉身上也开始发生变化。

那一段永志不忘的轻松愉快的时光已飞逝而去。那是在他们相爱之初，他们刚刚相识便突然感觉到他俩最感兴趣的是单独促膝交谈（哪怕从早谈到晚也好）。那时米佳意想不到地出现在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暗自期待的童话般的爱情世界里。那时正是严寒而晴朗的十二月，万物披上了浓霜，低悬的太阳宛若混浊殷红的圆球，一天天将莫斯科点缀得婀娜多姿。一月和二月，将米佳的爱情卷入似乎已经如愿以偿、或者至少也即将实现的绵延不断的幸福涡流中。可是，那时就已经有某种东西（愈来愈频繁地）扰乱和危害这种幸福了。

米佳那时候就时常觉得有两个卡嘉：一个是他一见钟情并且始终不渝地渴望和追求的卡嘉；那另一个，是真正的、平凡的、与前者格格不入的卡嘉。可是，当时米佳毕竟还丝毫没有现在这样的体会。

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妇女们开始忙春季的操心事儿，购置东西，订做服饰，没完没了地时而改制这个，时而改制那个。而且卡嘉的确不得不常常陪母亲去找裁缝，此外她还面临她所在的那家私立戏剧学校的考试。因此她的心事重重和心不在焉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米佳正是时时刻刻地从这类念头上得到些许安慰。可是这些安慰解决不了问题——他那颗多疑之心在反驳他，而且反驳得愈来愈有力，愈来愈无容置疑了：卡嘉心里对他日益冷淡。与此同时，他的多疑和嫉妒心也在日益增长。戏剧学校校长的赞扬使得卡嘉飘飘然了，每当她对米佳谈起这些赞扬的时候，就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校长对她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他对全校女学生都称呼“你”。除了一般上课时间以外，他开始在工作时间单独地给她上课，以便使她在考试的时候能够一鸣惊人。这校长是个有名的淫棍，他引诱女学生，每年夏天都要带一个女学生到高加索、芬兰或者国外去旅行。米佳已经开始产生这样的念头，他觉得校长正在卡嘉身上打主意，她虽然在这方面没有罪过，但是她一定感觉到了，并且了解校长的不良居心，因此，她仿佛已经与校长处于一种齷齪的犯罪关系。随着卡嘉对他的注意力的明显减弱，这个念头越来越使他痛苦难忍了。

好象有某种东西开始吸引她离开他。他一想起校长，心里就不能平静。可是校长算得了什么！总而言之，有某种其

他的兴趣开始凌驾于卡嘉的爱情。她究竟对谁，对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米佳不知道。于是为了卡嘉，他嫉妒所有的人，嫉妒所有的东西，主要是嫉妒想象中的、仿佛她已开始背着他秘密相处的一切。他觉得，她正在不可遏止地向往着什么，也许正在向往着那种叫人一想就难免不寒而栗的东西。

有一次，卡嘉当着母亲的面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米佳，您总是按照《家训》^①来评论女人。您将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奥赛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爱上您的，也不会嫁给您！”

母亲反驳道：

“我想象不出，有不吃醋的爱情。我认为，谁要是不吃醋，他就是不爱。”

“不对，妈妈，”卡嘉说，她一向喜欢重复别人的话，“嫉妒，意味着不尊重你所爱的人。既然不信任我，那就是不爱我。”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故意不看米佳。

“可是我认为，”母亲反驳道，“嫉妒就是爱情。我还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书里说得满有根据的，还引用了圣经里的话呢，说上帝本人就是嫉妒者和复仇者……”

至于米佳的爱情，现在几乎全部反映在嫉妒上了。在他看来，这不同于一般的嫉妒，而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感情。他和卡嘉还没有越过亲密关系的最后界限，虽然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举止已经相当随便了。现在，在这样的时刻，卡嘉往往比以前更加热情。但是，现在连这种热情都显得可疑，

① 《家训》是俄国十六世纪的一部法典作品，据说是伊万雷帝年轻时的忏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是教人怎样治家，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等等。

并且有时还激起一种可怕的感情。构成他的嫉妒心的全部感情都是可怕的，可是其中有一种最可怕，米佳感到无论如何也无法辨别甚至理解。这是那种性欲的冲动，也就是那种对于他们两个人、米佳与卡嘉来说，是陶醉、甜蜜、奉为世上最崇高、最美好的激情的感情；但只要米佳一想到卡嘉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这种感情就变得难以形容的污秽，甚至显得有点反常。那时，卡嘉便在他心中产生一股强烈的仇恨。在他看来，他本人同她单独干的一切，都充满了天堂般的美妙和贞洁的情操。但是，只要他拿另外随便哪个男人来代替他自己，马上什么都变了，——一切都变得恬不知耻，于是在他心中激起一股想掐死卡嘉的渴望，并且首先是想掐死她，而不是掐死想象中的情敌。

三

考试终于举行了，考试那天（在大斋期的第六个礼拜），仿佛异常鲜明地证实了米佳的种种烦恼是有充分根据的。

那个时候，卡嘉的眼睛根本不看他，根本不注意他，她整个成了个陌生人，从头到脚象个交际花。

她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象个新娘子似的，穿了一身雪白的戏装，心情激动使得她愈加妩媚动人。观众不约而同地向她热烈鼓掌。校长，一个颇为自负的演员，生有一双冷淡而忧郁的眼睛，坐在第一排，仅仅为了显示他那傲慢十足的神气，不时向她提意见。他说话的嗓门不高，可是不知为什么，整个大厅里都听得见，听起来令人难以忍受。

“台词要少点儿，”他有力而从容不迫地说，语调显得那么威严，就好象卡嘉是他的私人财产似的。“你不要演戏，要体验感情，”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真是令人不堪忍受。不断激起掌声的朗诵也令人不堪忍受。卡嘉脸上闪耀着灼热的红晕和不安的神情，嗓音断断续续，气喘吁吁，使人感动，陶醉。可是她用那种俗不可耐的唱歌似的声音朗诵着，每个音节都显得十分矫揉造作和愚蠢，这在米佳深恶痛绝而卡嘉却一心向往的那个环境里，被誉为至高的朗诵艺术：她不是在道白，而是在用某种讨厌的半死不活的紧张声调高声喊叫，声音里流露出过分的、莫名其妙的苦苦哀求。米佳为她害臊，真不知眼睛朝那儿看才好。而最可怕的，是在她身上，涨红的脸上、雪白的短裙上

（在舞台上显得更短，因为坐在大厅里的全体观众都从下面望着她）、雪白的舞鞋和紧绷在双腿上的雪白的长筒袜上充溢着的那种天使般的贞洁与淫邪的混合物。——“少女在教堂唱诗班里歌唱，”——卡嘉用装腔作势的过分天真的语调朗诵着描绘某个天使般贞洁的少女的台词。米佳觉得对卡嘉产生了一股强烈的亲密感，——人们在人群之中常常对自己所爱的人产生这种感情，——同时，他又感觉到一种凶恶的敌意；他为她感到自豪，意识到她终究是属于他的，同时又感觉到一种使他心碎的痛苦：不，她已经不属于他了。

考试完毕后，又度过一些幸福的日子。可是米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轻信这些日子了。卡嘉回想起考试的情景时，常说：

“你真傻，难道你没有感觉出来，我朗诵得这么美，只是为了你一个人么！”

可是他不能忘记自己在考场上体会过的那种感情，他不敢承认这种感情至今在他心里尚未消失。卡嘉意识到了他内心的秘密，有一次争吵的时候她嚷了起来：

“我真不明白，既然你认为我身上的一切都这么丑恶，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你究竟想叫我怎么着？”

可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爱她，虽然他觉得自己的爱情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伴随着他的嫉妒心而增长。为了卡嘉，为了这种爱情，为了爱情的压力以及日益加强的苛求，他常常不知在同何人为什么事而争风吃醋。

“你爱的只是我的肉体，不是我的灵魂！”有一次卡嘉难过地说。

这又是一句别人说过的戏剧语言，然而这句话虽然荒谬绝伦，陈腐透顶，却也涉及一个令人苦恼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知道为什么爱，不能准确地说出他究竟希望怎么样……总而言之，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更没法回答了，因为无论在米佳听说过的风流轶事中，还是在他读过的艳情小说里，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准确表达爱情定义的字眼。在书本上和生活中，人们就好象一劳永逸地预先约好了似的，要么，只谈那种几乎不涉及肉体的爱情；要么，只谈所谓色情，肉欲。米佳的爱情却既不象前者，也不象后者。他对卡嘉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呢？是所谓爱，还是所谓肉欲？当他解开卡嘉的上衣，吻她那以使他销魂的温顺、天真，毫不羞涩地坦露出来的天仙般美好的少女胸脯时，是她的灵魂还是肉体弄得他神魂颠倒？究竟是她的什么使他尝受到那种死而无怨的欢乐呢？

四

她的变化愈来愈大了。

考试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她的变化毕竟还有其他原因。

不知为什么，随着春天的来临，卡嘉仿佛一下子变成一个风华正茂的上流社会的女子，整天浓装艳抹，忙出忙进。当她乘马车来看他的时候，——现在她不徒步走来了，总是乘马车来，——当她放下面纱遮住脸，快步穿过走廊，满身的绸缎窸窣作响的时候，米佳简直为自己的幽暗的走廊感到难为情。现在她依旧对他温情脉脉，可是总是姗姗来迟，并且缩短约会的时间，说她又得陪妈妈到女裁缝那儿去。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拼命地穿戴打扮，出风头！”她说着，两眼睁得圆圆的，快活而惊奇地闪闪发光，她心里非常明白，米佳不相信她的话，不过她还是要这么说，因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现在她几乎从来不脱帽子，阳伞不离手，保持相当距离地坐在米佳的床上，用她那紧绷着生丝长筒袜的小腿肚子撩惹得他几乎要发疯。在告别和说今晚还是不在家，又得陪妈妈去某处作客之前，她总要演完她这套老把戏，其目的是为了愚弄他，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奖励他的全部“愚蠢的”烦恼：她假装诡秘地瞧着房门，从床上轻轻地出溜下来，扭动着臀部，在他腿上碰一下，匆匆地悄声说：

“喂，吻我呀！”